

1041

南京圖書館藏



▲空軍幼年學校特輯▼

資料研究室
No: 3066

中

64

軍空的國

期四卷三

南京圖書館藏



目次

空運幼年學校特輯

雛鷹集一日記	陳澤華九七
我們是大自然的孩子	雪艇九九
小飛機製造小記	梁海一〇一
「空幼」側影	宇宙一〇三
幼校風景綫	叔霞一〇五
天空的歌聲(詩)	方今一〇七
盈醜的夢鄉(習作選)	歐陽懷峪一〇七
祝鴻信少校訪問記(每月一人)	洞庭一〇九
美國陸軍轟炸機在西南太平洋(論文)	龔建宏譯一二二
父與子(中篇連載小說)	血軍一二五
紀念鄧少愚同學	羅英德一二七
體格檢查二三事(雜文)	陳樹德一二一
我在白天轟炸了德國(報告)	柳陞祺譯一二三
荒鷺死在他基地的上空(散文)	特一二五
英國空軍血戰史(六)	胡伯琴譯一二六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第十八封)	歌天一二八
封面	呂

中國的空軍

第三卷第四期

三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發行者：成都二十四號信編

社長：簡

副社長：諸祖蔭

主編人：陶

編輯：鄧

編：儀

總編輯：呂

總經理：風出版社

印刷者：航空委員會印刷所

每月十五出版

零售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

徵求自由訂戶

辦法函詢即覆

雞 雁 馬 菜 一 日 記

陳澤羣

年青的兵用繩角拴着褲子抽打着夜的尾巴，揭開了曠
晨的紗幕，於是雞鷹們的窠室動了，一個個用敏捷的小
手在摸索中去整理那還帶着暖氣內被褥，一會兒——僅僅
是一會兒，便拿着臉盆叮叮噹噹的向盥洗室跑去了。

十分鐘後大操場上便擠滿了紛紛亂亂的黑影，幾百對
等待的眼睛都向着號兵。

號響了，隊伍一線線的排好了，燦爛的國旗和校旗被
歌聲送到了半空。

此時，月亮帶着慘白的臉孔悄悄的躲去了，幾顆寂寞
的星星也知道地把時間的崗位讓給東方那滿臉通紅的太陽

鳥兒們被春風吹醒了，吱吱喳喳的在歌頌這美麗的大
地，油菜田里的花海一起一伏的掀起滔滔的黃浪，煤廠的
汽笛在嘶吼着，寺院晨禱的鐘鼓在敲奏着，苦力們推着沉
重的板車唱出求生的心語；熱鬧了！沸騰了！

於是我們跑着一齊的步伐，呼着一致的口號，踏着濕
潤的道路，聞着菜花的清香，到×鎮的街道上，我們有意
的踏重我們的脚步，盡量放大我們的喉嚨，因為我們想由
此發生一個作用！喚醒那些「春眠不覺曉」的人們！

冒着汗回來，休息了片刻，我們又一個個散坐在石頭
上籬笆下，捧着國文或外國語文課本在聚精會神地高聲朗
誦，不須師長的督促，也不為了應付考試；我們深深地

體中分語文對空軍事業的重要。

晨間自習後，用早餐，匆匆地把兩個雞蛋麵包打發下
肚子，那邊的預備上課號又在催你了！

是的，我們夠緊張了，來來往往不容你緩方步，沒有
機會給你向同學說一句多餘的話，初入校的時候有點過
慣，半年以後才覺得沒有關係。

我們需要緊張，我們樂於緊張！

時間是軍人決勝的主柄，我們是未來的空軍，是小車
人……

集會上課後，一天的工作才真正的開始了！

我們的課業和普通中學大同小異；我們的教官都是很
有名望的學者，他們懷着滿腔的抱負，替國家培育未來的
空軍，而毅然地拋棄了過去的高位與厚俸，到這偏僻的鄉
間來過着清苦的生活；但他們總是快樂，因為在我們的身
上寄與無窮的希望，每踏上了講壇便苦口婆心地孜孜不倦
的教誨我們，我們也一心一意地聽講。

一堂課，二堂課，三堂課……在緊張的氣氛中過去，
當第四堂課完結的時候，太陽已正掛在天心！

十二時午膳，六菜一湯，以前有過一個時期在蔬菜中
選肉吃，現已一變而為在肉中選蔬菜吃；感謝當局對我們
的愛護，我們的膳費是每月七百多元！

七百多元啊！

南京圖書館藏

當我們從報章雜誌上看到一般學生生活是如何艱苦（尤其在膳食方面），內心真覺不安，我們的待遇實在太好了，因此更感覺到重任在肩，不敢稍懈。

午後的運動場上照例是找不到人，洗澡的，浴廳去了；診病的，醫院去了；發牢騷固然人不少，但大多數都流水似的往圖書館匯集；那里雖然「萬頭攢動」誰也不作興呼重一點氣，誰也不敢不提脚跳走路；里面靜得像深秋的清晨，連小蟲們的飛翔聲也非常清晰；每個人像採花的蜜蜂，在書里面去吮取智慧的液汁。

下午兩堂課，通常都是體育或其他活動，大操場上都是背心短褲的健兒在奔跑着，角逐着，以強健的體格優良的運動道德，演出驚人的絕技。這點，我們已博得各界許多的贊許。

三點至四點的一段時間，你會看到四野間一羣羣的雛應用自己的臉盆盛着滿滿的砂石，嚼着氣，冒着汗急急的奔跑着；莫笑我們憑着赤手空拳，半年來的流汗將築成一個價值百餘萬的游泳池，今年的夏季便可以享受成功的喜悅了！希望使我們不敢偷懶！

編輯室啟事

茲據「小飛機製造小記」作者梁海先生來函，略謂該文曾於年前投寄桂林刊物，時隔數月未經刊出，乃改投本刊，頃查該文業已發表，囑為抽出，或放棄稿費，以示補過，除照辦不致酬金外，特為布達如上。此啓

黃昏從樹林里爬了出來，落霞把西天渲染得通紅，村落的炊烟繚繞，烏鴉滿天亂飛；農夫們拖着鋤頭回去了，村姑們提着空飯籃回去了，我們也拿着空臉盆帶着滿身的疲勞排着隊伍回去；飯廳里含笑的伙伕，冒熱氣的飯菜已經在等着我們！

柔和的月光瀉在地上，峨眉山的二弟——二峨眉，鏟上灰銀；那×江的一支手臂——×水，在澎湃的波濤里閃出萬點銀光；教室里的我們在明亮的燈光下絞自己瀉腦汁。

九時，點名呼口號，照例的演習一大串軍人動作，好久好久，「解散」兩字才從那位佩紅帶值星官的口里跳出來！

五分鐘後，寢室便是鼾聲一片；犯失眠症的高人名士們，最好來向我們頌教！

我們在做着「飛」的夢！

我們等待着明天！

.....



我們是大自然的兒子

艇 雲

幼校生活剪影之一

秋夜，月色如銀，晶瑩而皎潔，嫵柔的冷光，瀉澈了大地。在這靜悄悄的夜裏，只有溪流低吟，秋蟲私語。

該是巡崗的時候了，我提着童軍棍，走向溪邊蹲那團黑影。

「你看到了沒有？」那位同學惡索的指着遠處的樹叢問我。

由他面上不安的表情和那帶着顫抖的聲調，我知道他的那顆心正像頭小鹿似地在跳動。

「好像裏面有人的樣子啊！」我故意的嚇他一下，想和他開開玩笑。

這時微風吹着樹葉，發出沙沙的響聲，遠處的樹叢也格外的擺動得厲害了。

他似乎為這恐怖的情景而顫慄了，他緊偎着我，低聲的對我說：「太怕人，你陪我回營帳好嗎？」

我為他這孩提的真摯，不禁格格的笑了，他才十三歲，胖得像一塊麵包，像他這樣小的年紀，深夜獨自守在這曠野的溪邊，的確是有點害怕的！

「小胖子，怕什麼，你想想，半夜裏那裏會有人藏在樹林裏？剛才我是騙你的呀！」，雖然我這樣的為他解釋

，但他總不讓我離開，直到換崗，我才得舒鬆地走脫。想起來也實在有點好笑，但是任何一個孩子，處在這種情況的時候，也是要感到恐怖的啊！

回到帳幕內，氣悶得很，但他們却睡得那麼甜，我實在有點受不了。跑到後面的小山坡上，冷清清的空氣，帶有一點寒意，我臥在軟綿綿的草坡上，心中盪漾着一種情緒——家庭的甜蜜，媽媽的笑聲，這迷惘的回憶使我陷入了沉思裏。

天空碧澄如洗，只有一些淡薄的白雲，偎依在羣山的懷裏。陣陣微風，挨着我的身子，柔弱的月光，吻在我的臉上，在這自然的擁抱中，我陶醉了——跌入一個甜蜜的夢鄉。

起來的號音，劃過清新的晨曦，我也從睡夢中驚醒了。成羣的白鷺穿過晨靄，清風徐徐地吹着，營地也跟着騷動起來了。國旗隨着旭日升起，莊嚴而美麗，在太陽的笑靨下，我們開始營地的一天生活。

大家雖然忙着自己的工作，但是笑仍掛在每個人的嘴角，快活的神氣，嘹亮的歌聲，仍然激盪着這歡欣的空氣。教練官時常到各小隊去巡查，他的臉上總是堆着笑；他是一個老童子軍，又是一個老天真，像一個大孩子似的，永遠是那麽快樂，那麽活潑；他的精神和才幹，實在使我

們歡。在多嘴的小鳥鼓動着翅翼的巧舌，叨叨不休的時候，我們開始進早餐了。

營地佈置得從美觀而藝術，並且很合理；這些佈置的東西，都是由我們這一雙萬能的手，利用自然的物來造成的，充分的表現出清潔，清潔，嚴肅的氣象，使人見之就會起愛慕之感。這種精神完全是由我們日常生活所養成的，已成為一種習慣了。一塊荒涼的田野叫我們住下，就會變成一個可愛的境地。我們現在要往服自然，將來還要征服天空呢！

可愛的陽光愉快地爬進了我們的營帳，裏面整潔的內務，更顯得好看而光亮。這時已是八點鐘，營地開始了，參觀的人如潮水似的湧進來，其中×期×期的同學為最多。於是充招待的隊員顯得應接不暇。老百姓也不少，他們多半不敢進來；在溪邊，整天都是站滿着他們這些爽直而苦的人羣。他們都驚奇的眼光望着我們，有的時候我聽得聽他們之中有些人很納罕的說：「這些娃兒真寶氣，在家裏住着也安逸，跑到外面來自己煮飯燒菜，何苦來了？」我們是在時代尖端前二十世紀青年，而他們仍保持着十八世紀古舊作風，這的確也是一個很好的對照。

這處有一個提着一大籃菜的隊員，從田野中搖搖擺擺地近來了，興高采烈的唱着……「營前進！營前進！大家一同歡呼前進！營地生活真快樂……」他得意洋洋，快活得像個小天使——就是那夜嚇得發抖的那個小胖子。他對我說：「我從遠處向營地看真是壯麗可觀，像電影中所見到的軍營一樣的好看。」說罷，一跳一跳地到溪邊洗菜去了。「阿肉」正好也在那裏洗碗，他們兩個並在一起，高興地談論着菜品的分配和做法。我聽了真是饒涎欲滴。「矮子」快樂地在淘米，「大姑娘」也忙着生火了，七手八腳不一會兒，含有誘惑的飯香菜味，便洋溢在營地的空氣裏。我是一直伴着兩位被請來會餐的教官，心中雖不舒服，但是這時也快樂起來了。在圓圓的土桌上

排滿了各色各樣的菜，有海南菜，馬來菜，香港菜，湖南菜，四川菜……，另有一大盤的鳥，是「矮子」一上午零戰的紀錄，和一小盤的魚，是「阿肉」俯衝轟炸的成績。我們嘗着各地的風味，談着異鄉的風俗人情，我們雖是來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這歡樂與融洽的情緒却把我們溶成一個了。

每個人都是那麼的興奮，那麼的活躍，在這秀麗的田野間，我們快活的進行各項軍事的實習。天邊抹上了一層淡紅，造成一個極美的影子，輕輕地覆着蒼翠的遠山，這時是我們休息的時間，大家都回營來了，似乎沒有一個人不在講話，有的人報告實習經過的成績，有的人在講從鄉間得來的一些美麗的故事；又好像沒有一個人不在聽似的，笑聲衝破了這寂寥的田野。歌聲交雜，我們興奮得說不出一句話，只有在歌聲的節拍中發洩着我們心中熱烈的情緒……

炊烟冉冉，我們又開始晚餐了。天色漸漸地黑下來，這時的空氣也帶了些寒意，我們圍成一個大圓圈，開始我們的營火會了。談話與歌聲，又繚繞在這靜靜的田野，熊熊的火光，映出每人快樂的臉。一縷縷的濃烟衝往雲霄，每個人打着有節拍的掌聲，唱着「營火真旺」的歌。這時教練官講了許多動人的故事和令人捧腹的笑話，把我們的肚子都笑痛了。在閃動的火光下，我們雖不是住的蒙古包，烤的馬鞍火，但確有游牧民族的活潑意味呢！……

夜漸漸深了，多情的溪水還在奏着愛戀的夜曲呢！我從營帳的小窗向外看，只見那重疊的烏雲後面，存着溫柔的白光，牠好像把月亮獨自個兒霸佔了。風似乎吹得很緊，發出沙沙的響聲，我感覺到有點害怕又睡下了。次日早晨，大家忙着拔營，滅跡，短短的二十小時的野外生活，便結束了，這件事在我的生命史上是深印着甜蜜的而值得回憶的一頁。



小飛機製造小記

梁海

空軍幼年學校生活一章

我們這羣空中小英雄是聰明的（姑如此說罷），玩大飛機是以後的事，現在我們祇能玩小飛機。那裏來的小飛機？自己作！反正我們有腦子，有腦子。

最初（大概兩三年前吧），我們用舊紙摺成一隻「鷹」，怪輕巧的，用方向空中拋去，它也會大模大樣地滑翔下來。

後來進步了，懂得用較厚的紙，剪成飛機的模樣，用膠水粘牢，有單翼的，雙翼的，也有方向舵，水平舵；高興時也畫上兩個「青天白日」。只可惜它不能載起我們胖胖的小身體「滾雲直上」。

這種小飛機雖然比不上它的大哥——真飛機一樣操縱自如，可是它也會不強人意地來一個俯衝，側滑。當你不提防的當兒，它可以打從你腦袋頂上掃過，翻個滾兒輕輕地滑下來了。

那時候的我們，真是又高興又驕傲，「誰說我們不拿飛機做玩具？」

四月中（兩年前），本校舉行第一屆紙製飛機比賽。飛行距離紀錄二一·三〇公尺，停空時間紀錄五·六秒。朋友，當你看到我們這「不成紀錄」的「紀錄」時，也許會失聲大笑吧？但是你千萬別忘記，這完全是我們小手臂

「創製」出來的啊！

第二學年，勞作教官徐先生到校了。不用說，同學們都是非常快樂的，因為我們有了一位優良的教師，今後關于模型飛機的製作，更可以有系統地深入一步了。

當我第一次作有系統的製作時，我簡直是高興得跳起來了。第一件，就是開始看到製造模型時的圖樣，那圖上畫着一架「小老虎」的正面側面等各個不同的姿態，上面還註明了尺寸，有了這張圖樣，就不管有了具指南針——不至於無頭緒了。

當然，小孩子誰不愛動？眼裏着一架架木製的實體模型（不會飛的），冷冰冰地放在那裏，真是美中不足。但當我們習慣了以後可就不同了；甚麼遠征日本的「馬丁」轟炸機，噴火式，弗力提敏練習機，一架架都從我們手裏產生出來了；甚至有些人別出心裁，裝上兩挺迴旋機關槍。坐艙的篷頂是用透明的軟片造的，裏面不妨放一個木彫飛行員，假如喜歡的話，就當它是未久的我自己吧！半年的光陰又過去了。

下學期，我們開始製辦「會飛」的了，這裏所謂「飛」，當然是比半年前的紙鷹強得多了。還有一件事是必須說的；就是在這時，我們開始認識

了一種『泡桐木』，這真是我個人生平第一次接觸到的最輕的木料了。這種木是本地人拿來製辦鍋蓋盤蓋的，值不得幾文錢，而在我們却是『如獲至寶』了。

記得有一次我正在勞作室製造模型，有兩個鄉下孩子圍來看，一面看一面互相吃吃地暗笑。我忍不住停下了工作問他們：『笑甚麼？』『睇，睇睇。』他們還在笑。我被他們笑得急了，再迫着問一句：『笑甚麼？不說我就打人了！』——帶着一點威嚇的神氣。

兩個人中比較大的一個指着我手裏拿着的一片泡桐木說：『這是我拿來造鍋蓋的……』說完便一溜煙頭也不回地逃跑了。我不禁又好笑又好氣。

有了輕木，首先我們便製造『桿身滑翔機』。翼子的骨架是用竹條曲成的，然後在上面蒙上了極薄的皮子……整架模型完成以後，試用手拿着向前推擲出去，頭往下墜了，那就說是頭部太重。修正的方法很簡單，祇要把翼子往桿身後面稍移一點——因為翼子是活動的。

滑翔機造好以後，接着我們便開始造裝有『動力』（螺旋槳）的桿身模型了。

這一種飛機的各部份構造，和滑翔機差不多，只是在桿身下部裝上一束橡皮帶子，連繫着頭部的一具螺旋槳吧了。

你曾經看過飛機頭上裝着的那個『風車』嗎？這東西就叫做螺旋槳（或叫推進器）。它是一件很有趣的東西，模型飛機上用的推進器和真飛機上用的在原理上是一樣的，所不同者就是大小之別了。

你不要輕看這小小的螺旋槳，當它轉動的時候却能夠

拉着比它體重多上許多倍的飛機飛上天去。但這並不是奇蹟，這不過完全是空氣在幫忙它吧了。

有些同學造得更有趣，在小飛機身下裝上一對起落架。那麼當它倦飛歸來的時候，便可以在它自己的『小飛機場』上安全降落。有時，也可以在歡呼聲中來個『輕三點』。

在這一階段內，模型飛機的製作，在我們這裏已經是非常普遍和興盛了——差不多平均每人至少造了三四架。


假如有人問：『造這種小玩意有甚麼用呢？那就是等於問：『讀幾何學有甚麼用呢？』一樣。幾何學是訓練思辨能力的，而這小玩意裏面所蘊藏着的教育意義並不亞於幾何學的。

就拿我們最後所製作的艙身模型來作例吧；這種飛機比以往所造的複雜得多了，每一根火柴梗稍粗一點的泡桐條都要按着圖形慢慢切下來，假若粗心的話，便很容易遭到失敗；不說旁的，我們日常用的火柴梗子，不是『一觸即拆』的嗎？

艙身飛機的骨架完全是由多數細細的木條膠合而成的。這種工作，沒有極大的耐力和冷靜的頭腦怎能應付？

……

關於本校製造『小飛機』的過程，已經算是拉拉雜雜的說完了。末了，我還熱誠地希望全國大小朋友們和我們一齊努力，發明一架無線電操縱的『小飛機』。



空 勁

側 影

宇 宙

「空勁」是煅冶純鋼的熔爐，是中國兒童的大集合；他們來自白山黑水區，東南海隅，西南高原，西北草原，和椰子成林的山洋……

那一夜，蛾眉月斜掛在天邊，照着「二蛾眉」的山坡，一望無垠的運動場，朦朧的屋脊；是「乍暖還寒」的時候，可是恰巧那天出了大太陽，將和煦直留到黑夜，孩子們坐在土堆上，石塊上，利用課餘的閒暇，和我這個闖入者隨便談談。

十三歲的芸，來自新加坡。爸媽被鬼子們衝散了，也許已經沒有活在人間，他和雜童們流浪了一個時期，才轉徙入內地。

「想媽不？」——海島的風光全忘了嗎？」我問。

芸的睫毛在閃動，烏黑的眼子瞪着天邊；「想的，在夢裏，媽媽的手揉着我的頭髮，可是媽媽的臉上有血，手上也有血，是日本鬼子殺了她吧！醒來，東方已經發了白，老是想着媽媽，早飯也沒吃。」

「海島風光嗎？沒忘記，那裏有爸爸艱難創立的產業，有中國人拿血汗培植的果實，現在該是最美麗的時候吧；那裏是長年保持着春色，可是春天就更美。你看過海潮嗎？那裏有很多很多的海潮，爸爸和我在海邊洗了澡，就坐在海灘上休息。——海島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芸墜入沉思裏，有一點兒惆悵，孩子們一概靜默着。

「國仇又加了家仇，你將怎樣呢？」我說。

「所以呀！」他抬起頭來，看看我，看看同伴：「我要學習飛；飛過海，飛到東京去，給鬼子們炸彈吃。」

出生在黑龍江的濤，今年十五歲，四歲便離開了美麗的田園，一聽到人家說起「青紗帳」便從腦筋裏去搜尋模糊的記憶。他把從別人口中傳出來的故事，像說神話般的描述一番：

「……那時候，高粱叢裏躲得有人，雪白的刺刀，尖銳的子彈，他們不吃飯，不睡覺，連水也不喝，躲着等着，鬼子一來了，他們解解拍拍打起來，殺過去……」

生長在西北草原的慶。額骨高，鼻孔微朝天，滿臉的剛毅，頗有點孤獨，老半天沒有說話。

看到他，我便想到草原的馬羣；頸項上披着很長的毛，裂開嘴巴長嘯，蹄子起處，只見灰塵滾滾；一眨眼，他便消逝在天邊。據說那裏的孩子們都有治服馬的轉技，一個縱步，便能跳上疾馳的沒鞍的馬背。

「騎馬了馬嗎？所以又想學飛？」我說。

「對的，我想在雲中穿梭，比在草原上跑馬快樂。」

告訴你一個故事；我的舅舅是騎兵連長，一隻手放射自動步槍，極準確，場上釘了三十六個木樁，他跑着，射着，

全被擊中。所以，他一會兒跑在敵人前面，一會兒跑在敵人後尾，敵人叫他做「芒果」；吃不下，可是很刺人。後來咧，被敵機炸中了；從馬背上翻下來，不見了半個身子。所以我學飛，從空中殺敵比騎馬殺敵要厲害。」

幾個南國的孩子，不懂西北草原，光看眼睛好一會，找不出話說；其中一個最小的，十二歲，嘴巴噘了一下，想說點什麼，但他的小手只作了一個手勢，又沒有動靜。

他，圓圓的臉，兩個酒窩，寬肩膀，有小杉樹那樣的膀子。他的家，在大別山下，現在什麼也沒有了，只剩了他一個。因為年紀小，生活上留下了很多的天真的動作；下了課，就拉着同學和教官給他講故事；那次爬雪山，落了後，他躲在寢室裏哭了；有人發現並證明他是哭，他又倔強地爭辯：「沒有，確實沒有，我敢打賭。」

「空幼」的孩子們都是這樣倔強的。

「空幼」是學生重於先生，先生祇是為學生服務。學生的穿著是：黃色卡嗶的軍服，黑皮鞋，三角巾圍繫在頸項上，一頂船形帽，歪歪地頂戴著；又因為營養好，生活調理得法，所以個個精神飽滿，紅光滿面；休假日，他們散步馬路邊，村鎮上，山脚下，那態勢，那態度，多少人伸出舌頭來，稱讚一聲「好娃子」！

是的，他們是好娃子。國家的驕子，因為對他們的希望大，期望深，所以不惜花錢，衣服破了嗎，辦新的在等待，皮鞋破了嗎，更有結實的發給他們，肯努力學習嗎，有的是上等文具，重價購來的書籍，取不盡，用不竭。每個月的伙食吃到七百元，雖然物價高昂，可是從來不使他們

們的營養受影響，應該吃的沒有缺少過。

可是先生呢？伙食費僅有他們的三分之一，戰時公務員的窘相，他們都具備了，褪了顏色的沒法再穿的衣服，就來一個補巴，生活費用節省了又節省，還是入不敷出。他們爲了什麼呀？答案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

我抓住這題材，問孩子們有何感想。

孩子們都很懂事的，說是很感不安。

一個急性快嘴的孩子，排開了衆人，擠到我的面前，他說：

「我們請老師到野外聚餐，讓老師痛快痛快，我們錢不多，可是錢攏來也就不少。」星期日，我們上山去砍柴，給老師們一挑挑送去了，老師說我們辛勞，對嗎？祇有老師們才辛苦！」

說話太快了太急了，耳根都脹紅了。別的孩子告訴我：他們叫他做「爆炸彈」，說話做事打滾……：：：：都有一個爆炸勁。他的家在應城，應城失陷後，也曾做過流浪兒，還從敵人的手裏翻了幾個跟斗，才逃到後方來。

別的孩子再舉出一些幫助先生的事實，談話就暫告結束。

他們生在大動盪的時代，每個人，雖然是年紀青青的，却都眼見了強暴的橫行，遭過了強暴的虐待，這是好教訓，是鍛冶他們成爲智慧的金剛的主因。

雖然，他們有許多曾遭過了很大的不幸，親屬活生生的被敵人殺死；可是他們沒有憂鬱，沒有怯弱的氣氛，知道怎樣爲自己找出路，爲國家民族找出路；我們的後一代實在有長足的進步。



幼枝風景線

霞

幼枝是我們雛鷹的搖籃，將有幾千百個雛鷹在這兒長成健捷的翅翹，飛越大海，到富士山上去啄取糧食。說是雛鷹，自然不像鸚鵡那樣不論是人家的屋簷下或是樹枝上都可以棲息的；他們的居處一定不很平凡，如同虎豹龍蛇必須生窩在深山大澤一樣。真的，這兒雖說不上是名勝之地，卻有其可愛之處，看哪！這搖籃整個地佔據了一座小小的山岡，脚下環供着一片平廣的田疇。那平曠的外圍，西北面是綿亙不絕的崔巍的高山，正東也有忽起忽伏的丘陵；祇有南方比較開闊些，縱目望去，有青翠的林木給地平線鋪上一道藍邊，寫出了一天邊樹若齊林的境界；一條湍急的江水從西邊那著名的山城下斜迤地向這邊奔流，把平曠分割成兩半，直到搖籃所在的山岡下纔轉個灣兒往東滾滾地流去。江流的兩岸長着茂密地叢林；平曠的中間又交錯着許多溪溝，那是江

水的支流。我們從山岡上往下眺望，一塊塊的田地，隔離地種着小麥和油菜，現在菜花盛開了，有如朵朵黃雲散布在油綠的海裏，又像畫家們把青黃兩種油彩巧妙地塗在畫布上；還有到處點綴着一簇簇的竹林，竹林的梢頭早晚都有炊煙在那兒纏繞。這不僅像披覽一幅圖畫，簡直是在讀一首美好的詩。

早晨，天色還是暗沈沈的，這羣雛鷹便都出巢來了，一齊在廣場上跑步，唱歌，千百張小口同時吐出強健的音波，盡情地流露生命的活力。這活力衝破了陰暗的雲幕，引出了光明的太陽，普照着山川村落。於是，那披在山野上的一層青紗般的薄霧，便被輕輕地褪卸，顯出分外地明朗和清新，尤其是平時不易看見的山外雪山，這時也露出牠光潔的臉面。到了傍晚時分，造物者似乎特別寵愛這些雛鷹，很早就把搖籃上加蓋灰日的羊裘

。有時太陽臨去還依戀地回頭顧盼，泛出滿臉的羞紅。夜間，這座小山上高高低低地射出一排排的燈光，四週的田野被煙霧掩沒，如同大海一般，老遠望去，竟把我們被時間沖淡了的鼓浪嶼夜景的印象喚回來了。那潺潺的江水永夜地在人們的枕邊彈奏着催眠曲，便是老年人也不會失眠的，何況是年青的雛鷹呢！

春天最富於生命力，最美麗，這兒的春天似乎特別長久，田野終年是翠綠的，水涯山邊終年開着各種鮮艷的野花。便是最寒冷的冬令，白雪仍掩不盡山野的青翠，反替牠們增添一種嫵媚。春夏之交，雖然雨量多些，但是下雨不一定可厭，在細雨濛濛中觀賞這一帶景物，好像隔着珠簾看美人，覺着別有情趣。秋天到來時，遍野塗上了黃金，滿山點染了胭脂。白布繡頭的農人在田裏收割他們的珍寶，也收穫了無上的歡愉。江邊的淺灘上，不時有白鷺如同披蓑衣釣魚般的，在漫條斯理地踱着方步。山麓玉蜀黍地裏常常飛出一對對大的鷄雞。淺淺的紅葉會使我們懷疑是綠樹着花。這些景致加強了生之興趣的雋永，還能教人感到秋氣的清爽嗎？

星期日原在自然懷抱中的人們可以去接近更偉大的自然沿着學校旁邊新築的馬路往北走，不到一里路便進了山口，路的一邊是峻巖，另一邊是

梯田，梯田的外面還是青山。爬過了石碑岡，只見山迴路轉，茂林修竹，有說不盡的清幽。再走四五里，入山更深，風物也更奇了，那兒有兩條清淺的溪水夾着一塊田地，悠悠地並流，其中還有竹籬茅舍，掩映於蒼松翠柏中，簡直像王母煙臺的山水圖，教人百看不厭。再往東北走三四里，穿過了一片楠木林，馬路盡處便是所謂煤炭廠了。這礦場的規模很大，房舍籠絡，道路交錯，還有輕便鐵軌和高聳入雲的煙突。祇是探礦完全靠人工，機器是為打水而設的。現在已開有四個鑽洞，據說彼此之間已經打穿，在地下可以通了。礦場上堆着山樣高的煤堆，苦力們不斷地在裝筐放在板車上運出去。在生產和交通工具缺乏的今日，這些黑臉的礦工和苦力們以健旺的生命力沉着地發揮自然界的潛力，支持這抗戰的經濟機構，是值得我們欽敬的，也給我們以惟有勞動纔可克服自然的啓示。礦場的附近又有公園及茶館酒店，可以讓員工們消閒。

礦山的西北面有個高峻的山峯叫做二峨眉，到那兒去玩，也像上峨眉山一樣有兩條路可走，小路比較峻峭些深幽些，大路則較寬坦而秀美。從學校到山頂有三十多里路，所以一早就得動身。最好是沿馬路走過石碑岡，

往左轉彎，再沿潤邊小路上山。潤中多石蒜，秋季花開很美。我們爬過一個山脊，另一個山頭又迎上來了。有幾處老杉如蓋，磐石如牀，我們可以在樹下休息，坐看白雲出岫。一直爬到那從山下望去像城牆般的石嶺上回頭俯視羣山似乎都在脚下；遠處如江如帶煙霧迷離，而學校崛起於如茵的綠野中，也隱約可辨。嶺北是白沙河，河的那邊又有大山，重巒疊嶂，隱現於白雲蒼狗中，跟二峨眉比起來，又是小巫見大巫了。二峨正峯在嶺右，正面陡絕，無路可登。過嶺向東北方走，繞到山背，纔有一條所謂轉天坡的山，那真像一張蟠曲的窄狹而陡峭的梯子，而且這一帶時常被雲霧封住，便在晴天石級還是溼漉漉的，爬坡的人隨時有滑跌的危險，不是那大跟我們同遊的一位肥胖的長官在下坡時天足踏跌，滾了兩滾，幸虧攀着了樹根，否則還不是完了嗎？上到絕頂有大樹數株，幹老葉茂，遮蔽不見天，往東下坡走半里許，有一寺院雄踞山脊。這寺在民國初年曾被土匪佔住，土匪走後，又駐軍隊，因此已經日就毀圮了。在那兒我們可以喝茶用乾糧，隨意眺望。下山的時候，走到石嶺下，可以改走大路，這路是經人工鋪修過的，沿途可以看到背負着東西的鄉下人，或是荷槍牽狗的獵戶。從那兒下完了一段比較陡險的長坡，

便有一條溪流橫在前面，溪水清冽，可見魚兒。溪上架有石橋，過橋沿溪而行，一路有木皮蓋的農舍和磨坊。這時夕陽已經含山，如果你是秋天去玩的，那馬致遠的天淨沙小令：「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便是最好的寫照。如果你多貪戀這些景物一下，等你回校的時候，便要「山月隨人歸」了。

學校的東邊傍着一條小溪，小溪的對岸便是一片梯田向上延展到崗頂，走下這個山崗，又有一條流水截斷去路，那兒可沒有橋，祇放着幾塊石磴，水大的時候石磴也被淹沒了，人們便須涉水而過；過了這溪水，便又入山。曲曲折折地再走過一條山嶺，一片山田，一灣溪流，到另一個山口，光景就迥然不同了，不但林木特別繁茂，道路也顯得整潔。那山前橫着小澗，有石磴可通，澗那邊盡是整齊的石級，上面覆蓋着濃蔭，把這石級也染綠了。石級盡處，已是半山，有一般般若寺蹲在上面。寺分三層，雖不雄偉，却很清幽，中年人到那兒一定會有出塵之想的。

「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我們的雛鷹應該仁智兼備，而幼校環境確也具有山水之勝。我想，山的靜穆，莊嚴，偉大和水的活潑，機動，有力，都會給雛鷹以有效的感染，使其成為理想的人物。

天空的歌絃

給空幼校的同學們

方今

向着××峯頭，
抽出我的琴絃；
彈奏出這麼一個
高亢的聲音。

比得上你們麼？
你們心中跳動着的聲音。

你們從鄉村，從城市，
從災難里，從貧困里……

從不同的地方來，
帶着不同的氣質，
唱出同一個歌聲。

你們！把生活劃一條紅線，
讓愛與希望留在門外，
進門來煉好矛或打好刀，
然後把愛與恨再重新安排。

我想起了未出廠的砲彈——
黃色炸藥和黑色炸藥，
配着一個準確的引信，
趕着時間裝進鋼壳。

(鋼壳；追着閃電的航程，
劃着暴風的路線，
透過引信的指揮；
把苦難的枷鎖粉碎。)

我也想起了未出巢的乳燕——
培養着背上的黑羽和胸前的紅毛，
培養着腰間一雙矯健的翅膀，
準備着高空的奇寒的勤苦的飛。

(飛！把家園築成立體，

把天空和地面的聲音打成
一氣；

然後把胸前的紅毛接合起
來，
向人間獻一幅幸運的錦旗。

歌唱的××河，
幾回闖進你們的夢境？
你們又幾回把它
當作飛航的馬達的歌聲？

輕盈的夢響

春天
微颺輕拂着
嫩芽
花枝
麥波

你們的眼光，
給二峨山打上了幾多記號？
作為你們起航的
第一個目標。

春天，把羊搏嶺的積雪，
把天山的積雪，

融灌進黃河，
融灌進揚子江，

融灌進這祖國地面的兩條歌絃。

而你們，是未來的
祖國天空的無數條歌絃呀！

歌絃，彈奏着天空的清靜，

彈奏着地面的清潔；

彈奏着愛，

彈奏着春天……

那時，我的琴絃，

也將永遠股離

煙火的

暴風雨的氣息。

歐陽懷峪

緋紅的太陽
面朝大地
現出暖洋洋的笑容
廣漠的機場

又開始躍動，歌唱

我披上

全副的飛行武裝

走向跑道

隻隻的機子

昂着頭

張着翼

如馴善的綿羊

期待主人的愛撫

爬上機身

躍進坐艙

扣好保險帶

手執着駕駛桿

小心翼翼地察看

轉數表

油溫表……

——我做完「開車」前的動作

逐漸把油門加大

滑出停機線

一躍而起

去探問我底家園

——穹蒼

前後左右

搖動我底葉友

——駕駛桿

銀翼載着我

在長空

顛顛，翔翔

有時

我吻着

雲的心胸

有時

雲擁着

機子和我

睥睨下面的山巒

似蜿蜒的大蟒

那蔭綠的叢林

像簇簇的草兒

擺舞，動盪

青翠的田野

如無垠的海洋

心胸如洗

我引吭高歌

和那馬達的聲音

在皇天交響

拉平機頭

不鬆懈地

凝望遙遠的雲端

——我巡邏着

想攔住荒鷺

給點兒禮物

機槍子彈

穿胸底氣囊

——油箱

目視煙

起火

毀亡

雲兒還在遊遊

可是

我卻失望

馬達發出疲倦的聲音

拉低機頭

徐徐地下降

「三點」着地

機子仍是雄偉

伏在跑道的中央

跨出座艙

臨風站立在翅膀上

同學揮着手

我揉一揉

惺忪的睡眼

睜開一看

漆黑一團

原是輕盈的夢鄉

——

祝鴻信少校

洞庭

雖然春季的朦朧還沒有完全消失；可是按時而來的季風，却已吹遍了成都平原的四野；它吹綠了柳枝，吹開了桃花。

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春前斜掛着雨絲，汽車在泥濘的道路上爬行，載我去訪問空中英雄——祝鴻信少校。

祝鴻信少校，中等身材，長而略帶方形的面孔，濃眉，明眸，上齒微向外露，全身的線條很勻稱，似經過了畫家的修飾。

談話明快爽直，沒有客套，不會繞圈子，我說明了來意，他略做思索以後，就告訴了我要知道的一切。

二十六年「八一四」那天，他奉命出擊，總領隊是孫桐樹。那時他任鐵雨大隊的分隊長。

飛過廣德上空，天氣還未轉好，他們越太湖，經過崑山，直向上海敵軍佔領的目標前進。

達到了目的地，各自選擇目標轟炸。這時，他的僚機——謝郁青駕駛的，失散了，敵陣的高射砲很猛烈的射擊，處境是非常危險的。

「既來了，就得把每一顆炸彈送給敵人，自己的生死倒是另一回事。」他是這樣想，把駕駛桿一推，飛得很低，在熾盛的高射砲火中穿行。

他找到了敵海軍司令部。那座巍峨的建築物，是敵人屠殺我們同胞的發號施令的處所，更增加了他不可遏抑的

忿怒，炸彈便順勢扔下去。之後，又飛到吳淞口外，對準敵人的旗艦——出雲號，很猛烈的搥擊。

炸彈扔完了，給了敵人很大的破壞，可是他的機子也傷了，人却安全無恙。

他回返基地，並沒有休息，又換了一架機子再度出發。這時是下午一時左右，天空飄洒着細雨，從雲霧中看景物很有點模糊，過了嘉興，直向敵陣奔馳。

他看見敵機三架，正在追趕他們右翼的那個小編隊，似乎並沒有發現左翼的他們。他和他的僚機一面監視敵機，一面飛行。

他飛到了黃浦江邊，找到了目標，把炸彈都扔下去，忽然一陣機槍的響聲，他知這是敵機打來的；因為祇注意到監視右前方的敵機，不提防雲端裏又閃出了敵人的轟炸機。

他的左臂受了傷，儀態板也打壞了，急忙蹬開腳蹬，向雲裏鑽，機身搖蕩不定，受傷的人與受傷的機，都有點支持不住。

忽然後座的血流進了前艙。那時他攜的是「諾斯羅浦」輕轟炸機，轟炸員在後座。他回頭一看，發現任雲閣已經殉職；任雲閣是相隨他甚久的患難伴侶，殺敵的同志，他的心裏一陣酸，國仇與友仇，引起了不可遏抑的忿怒，敵機如果鑽進雲裏來，他將毫不遲疑衝過去，與敵機同歸於盡。

可是敵機沒有再攔來，他在雲端裏穿行了十多分鐘，計劃飛到虹橋機場去，保全機子。但油門關不上，失去了操縱力，飛機竟直立起來。

費了很大的勁，忍受左臂的劇痛，他居然回返到自己的機場，用平滑的姿勢降下來。同志們把他扶下機子，送到白克路寶隆醫院去。

雖然他這一次是受了傷，可是他完成了轟炸任務，保全了機子，戴回了壯烈殉職的任雲閣的遺體。

他是轟炸敵陣因而受傷的第一人，有一個時候，許多人不叫他的名字，直呼他做「第一人」。這是光榮的讚美，將來的中倭空戰史上，將會有這樣的標題——「第一個受傷者祝鴻信」。

寶隆醫院因為他的住入，熱鬧了很久，一羣羣的男女老少來探望他，都拿着鮮花等慰勞品，都攜帶着一顆敬仰他的熱情。中國的抗戰是為國家打出路，那末對一個受傷的戰士，一個因空戰最先受傷的戰士，自然是非常關心非常敬愛的。直到他的傷勢一天天減輕，醫生宣佈了並沒有生命的危險，人們才像從心頭上揭開了一塊重石。

醫生的主張是，如果發炎，一定要鋸去那條臂。而他自己的意見則相反；寧肯死，不願意鋸臂。

他的性格很剛強，具備了東北人特有的性格，他不能過殘廢人的生活。

幸而調治得法，並沒有發炎，可是子彈破片嵌在傷口內，必須取去。

寶隆醫院是德國人開設的，那時歐洲的戰火遠正在轟轟中，世界反侵略陣線也還不十分顯明，德國與我們還保持了表面的關係。

動手術是中國醫生執行的，可是那裏有外國人，他不能在外國人面前有絲毫怯弱的態度。

沒有用麻醉劑，他端坐在椅子上，讓鋼刀鋼鉗在肉體上動作。他滿着黃豆大小的汗珠，子彈破片夾着血肉被拉了出來。醫生問：「痛不痛？」他大聲地回答：「不痛！」

德國人在旁邊伸出舌頭，彼此扮鬼臉，無言地驚服。以後，他由南京而杭州，而漢口，而長沙，傷勢並沒有全癒，直到從傷口裏取出碎骨，纔慢慢封口。這是二十七年五月的事，從受傷到那時，快滿十個月。十個月的病中生活使他非常煩悶，只希望重新坐上飛機，搖動駕駛桿。可是左臂失去了一半知覺，稍為受一點涼就完全沒有力量，醫生沉着臉色對他說：「駕駛飛機恐怕沒有希望了。」不過他不相信這些話，常常自己安慰自己：「總有一天會完全恢復健康的。」

他的性格是不慣閒坐的，修養時期也要找事情做，因此去柳州，擔任飛行學校的教官。

數月後又回到漢口，赴協和醫院檢查了，作最後一次的診斷，可是沒有時間治療；抗戰正踏入最嚴重的階段，有經驗的空軍人員，責任繁重，至多祇能許可他一面工作一面修養。

於是被調入川，先後服務於訓練的部隊和學校。在這個時期中，他竟得到了很大的收穫，身體恢復了健康，祇有時稍覺不適；如天氣寒冷，左臂就有些酸脹，並且左臂祇能曲成一個直角形，不能再縮小角度。

後來又調伊寧一個訓練部隊任教官。伊寧的氣候比內地不同，寒暑的變遷很決，他的左臂又發生了毛病，知道不能在那裏長住下去，應該保全他有用的身體為國家效力。

二十九年十一月，他回到內地，任東海大隊的中隊長。左臂雖不至阻礙他駕駛飛機，可是總沒有受傷前方便，酸痛不時發生。

三十年八月某日的清晨，是他傷癒後第一次和敵機搏

門。他駕的是笨重的轟炸機，敵人是輕快的驅逐機；以一
架轟炸機和兩架驅逐機搏鬥，稍為有點航空常識的人一定
要為他捏一把汗，這是極危險極危險的事，空戰史上很難
找出實例。

他先扔下兩隻油箱，減輕飛機的重量，再以矯捷的姿
勢，迷亂敵人的眼睛。川西一帶，他是非常熟悉的，每個
山頭每一叢樹林，他都背誦得出，他繞着山頭和叢林飛，
一會兒在敵機的前面，一會兒又在敵機後面，引誘敵機
來捕他，又乘間放槍射擊敵機。敵機因為缺少地理上的認
識，不知道他弄的是什麼玄虛，終於不能奈何他，逃走了。
——這是他有名的單騎劫敵機。

同年九月湖北之役，敵人大有席卷三湘之勢，我陸軍
部隊於長沙東北的山岳地帶阻遏了敵人，我空軍亦出動轟
炸敵陣。於是完成了空前的第三次湖北大捷。

這一次，他也是躬臨戰役的一員，把擄去的炸彈送給
了敵人，顯顯命中。

他那次的出擊是九月二十九日，僅僅隔了三天（十月
二日），他又奉命夜襲宜昌。

這是很艱難的任務，要以少數的機子去索取最大的代
價。出發前，那一幕壯烈的插曲是非常動人的。

「完成任務，你有沒有把握？」指揮官問他。

「把握不能說有，但有的勇氣和決心，可以不顧一
切將炸彈送給敵人！」他很有斤兩地回答。

「我所需要的就是你這句話。」指揮官很滿意。

可是統帥部似乎還不放心，一位幕僚長又來問他。

他加重了回答的語氣：「把握是沒有，決心與勇氣是
十足的。假定受傷不能回航，便撞燬在敵陣，與敵同歸於
盡。」

這是何等壯烈的談吐。日本人誇張他們的大和魂，與
我們的中華魂一對比，就太渺小了。
是月夜，可是月色並不怎樣光明。在濃霧中，看不出
長江彷彿像一根帶子，可是兩岸就非常模糊，灰茫茫地不

容易辨別目標，觀察自不能正確。

他和僚機保持相當距離，用燈光說話，交換飛行的意
見，大家都明瞭這次出征是相當艱鉅。他計算時間，應該
是到了目的地的上空，可是總辨不出地面上的特徵。他命
令僚機可自由行動。

宜昌終於找到了，他歡喜若狂，不顧生死地低飛了一
陣，找尋了目標，一個俯衝，把炸彈送給日軍司令部。

因為耗費了一點時間，回航時的油量不夠，他取捷徑
，按着懸盤飛行，沒有遇到任何阻礙，平安地歸回基地。
自然，這一次他是非常高興的，完成了月夜襲宜昌的
使命。事後他告訴人家：「這一次是去拚命，不完成任務
，決不回來。」

三十一年轟炸運城及漢口兩役，他都參加了。

轟炸運城，是最有計劃的出擊，事先，他在策劃上提
供了很多的意見；轟炸時，在技術上也表演了驚人的成績。

轟炸漢口，敵人的燈火管制雖不佳，可是高射砲很多
，但沒有一機一人受傷；他所負的責任是副領隊。

祝鴻信少校的個人戰史暫時止於此處，現在，他任東
海大隊代理大隊長；東海大隊是我們目前最好的轟炸部隊
之一，人員方面，飛機的性能方面，都是第一流，我們等
待着，不久的將來，在祝鴻信少校領導之下，將表演極驚
人的戰績。

祝鴻信少校是熱河人。最初入東北航空教育班肄業，
九一八事變後，輾轉入關，就學中央航校第X期，以優優
成績畢業。

家中父母健在，有弟妹，與他不通音訊已十年了。他
組織的那些漢奸們，是卑鄙的狗徒，一舉一動都仰承敵人
的鼻息，如果知道他現在所從事的工作，是很麻煩的。他
常常想他關外的家鄉，關外的親友，美談的舊紗帳，年過
的雙親，戰守雖不知道什麼是愛國，可是那被敵機蹂躪的
故鄉，他是不能忘記的。

美國陸軍轟炸機在西南太平洋

龔建宏譯

——原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四日美國新聞報

美國長距離轟炸機正在西南太平洋的戰爭中作著驚人的事情。牠們絕對證明了這珍貴的攻擊武器應用在廣大戰場上的優點。由於不斷打擊著廣闊分散的戰線，牠們開闢了一九四三年總攻日本的路線。目前，四個發動機的中空堡壘和兩個發動機的中型轟炸機正在三條前線把戰爭帶到日本去。牠們導引著新幾內亞麥克阿瑟將軍的地面攻擊部隊前進。牠們轟炸所羅門島每一個根據地和每一條被牠們發見供應日本人軍需品的船隻。牠們並且敲叩著日本侵略地中最富有的荷屬東印度羣島的大門。

美國造和美國人駕駛的這些巨型機在美國空軍中兩個巨人的指揮下戰鬥著。隱藏在從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向前推進的空中攻勢幕後的人是喬治·C·肯尼中將，他是整個西南太平洋盟國空軍的司令官。目前，肯尼將軍應用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從事長距離偵察工作所獲得的教訓。那教訓便是飛得高飛得遠，搜索敵人主力的重心，找到重心便給予牠嚴重而頻仍的打擊。肯尼將軍是麥克阿瑟將軍的空军司令官。他們兩個一致贊同祇有攻擊才能獲勝的這觀念。另外還有一個也堅信這觀念的是米利亞德·P·哈蒙少將，他是威廉·D·哈爾塞上將的右手，現任南太

太平洋的陸軍航空司令。

在攻擊精神的指揮之下，以陸地為根據地的長距離轟炸機正在創造著空中戰史。是的，這巨型機不能獨自執行任務，牠不能沒有英勇的海陸軍戰鬥機、俯衝轟炸機、魚雷轟炸機，或是瓜達康納爾島的戰鬥艦艇水陸協同動作。但是那速度、載彈量、火力，尤其是那一千英里或是必要時更多的航程，組合起來便使這以陸地為根據地的巨型轟炸機本身就能擔負攻擊任務。

不止一次，而是許多次，肯尼將軍派遣他的巨型轟炸機從摩勒斯比港飛出去援助瓜達康納爾島受著嚴重壓迫的海軍水雷艇部隊。到最後，所有可以派用的美海軍和空軍全都派出去阻止日本人前進了。不僅是每天，而幾乎是每小時，這巨型轟炸機按照肯尼將軍的作戰計畫，都不停止地出去打擊那些敵人主力的中心。

拉波爾，日本在新不列顛島的主要海空軍根據地，和其他其他攻擊瓜達康納爾島的海空軍根據地，全都常被毀壞。這巨型轟炸機摧毀了許多港灣，機場，倉庫，燃料，要塞。最近他們丟下了許多一千磅的炸彈，並且攻擊了對日本前所未有的那麼多次數。之後，中型轟炸機和堡壘改

發戰術，不從高空投彈，而改為低空投彈，以便準確擊中目標。延期性炸彈常被採用。藉使飛機能在炸彈爆炸前安全地離開目標。

空中優勢武器裝備至少有十三種。口徑或是半英寸的砲。這比日本普通裝備的3.5口徑或5.5口徑的武器重得多。了，射程則有日本的兩倍那麼遠。轟炸機可以直接飛到地面隊伍的頭上，攻擊轟炸，這任務通常都是俯衝轟炸機擔負的。轟炸機槍支的半數能夠垂直向下射擊。飛機成隊飛行能夠使所有的槍砲集中在一架進擊的敵機身上。

這批飛機也能飛達瓜島左近遼遠廣闊的水面上。牠們偵察出了攻擊了許多鉅大的護航隊，在這護航隊能夠出發以前。這批飛機轟炸掃射過力所能及的每一艘日本艦船，不論大小。牠們採用照明彈，點亮海面，並且暴露夜間進攻和登陸的船隻。在所羅門羣島之戰中，牠們擔任了磨滅日本戰鬥艦隊和運輸艦隊的一個重要角色。

在這些大海戰期中，這批巨型轟炸機曾經在麥克阿瑟在新幾內亞所發動的攻擊戰的最前綫。開始是爲了保持盟軍在摩勒斯中港的咽喉要地而鬥爭，現在却變成決心把日本人逐出新幾內亞全境了。這島嶼的東境，全瀋比德克薩斯州還大些，已經肅清了。現在日本人已被包圍起來，在絕望地戰鬥著，企圖保留北岸的一個立足點。日本人在布納和高納的根據地是盟軍的第一個目標。其次是萊和沙拉穆亞這兩個根據地。在同一海岸的西方。

瓜島西將近二千哩的地方，第三個空戰的前綫活躍起來了。巨型轟炸機常常從澳大利亞西北達爾文附近的根據地出發。他們以日本在東印度最近的根據地爲目標。在那個方向，蘊藏著橡皮，錫，和油，這些是日本人現在視

爲戰利品的。逐日地轟炸提摩爾，安悟那，和那一區域裏面的其他島嶼根據地，預示出來麥克阿瑟將軍早已久攻不克即將實施。

美國轟炸機在這三條前綫上，敵軍和敵勢都在逐漸加強。同時，日本的防禦則愈來愈削弱了。美國飛機和飛行員的損失比例的地在減少。日本的損失則不斷地在增加。瓜達康納爾機場三星期未遭一次空襲。時常美機轟炸破壞日本根據地回航之後，報告上奉敵人的高射砲火是不準確，脆弱，和無效果。十月份，日本在南太平洋飛機的損失是三百六十九架。所羅門羣島之戰中日本飛機的損失估計將近六百二十架。

誠然，在南太平洋空戰中，日本頗佔極容易的便利。日本飛機能夠從工廠裏運出一根島嶼根據地的線索一直飛到所羅門戰地帶來。美國的長距離轟炸機能夠到那區域，可是所有各種戰鬥機，魚雷轟炸機，和俯衝轟炸機都必須要用船隻運送。如果貨物運輸的困難，牠們必須先拆卸開來。這就是說，牠們必須在到達紐西蘭或是澳大利亞之後重新裝配起來。但是日本究竟能夠支持她目前這種飛機消耗率到多久則是一個問題。

海軍戰鬥機和陸軍新型轟炸機徵取敵人的重視比轟炸機來得更大。日本戰鬥機不能給牠們的魚雷轟炸機或是轟炸機有效的保護。有幾次日本人遭受了可怕的空戰損失，譬如十月十七日，所有十四架進襲的轟炸機全被擊落，十月二十三日，所有二十架戰鬥機和所保護的一個轟炸機隊全數在瓜達康納爾上空被擊落。美國空戰損失的「賺頭」已經達到了八與一的比例。

當日本飛機生產量祇是美國的一個零頭這事實爲人所

觀察的時候，美國飛機之鋒利無比，自然就不言而喻了。據估計，日本每年的總產量約略相等於這國家一個月所出產的。而美國一九四三年的生產目標將要幾倍於目前每月五千架的比率還不止。所以日本目前空中不利到了來日還要愈趨愈大得多。但那裡不過也表示在西南太平洋空戰中可能發生的重要事件的徵象之一而已。

這三條前線本身是背日進攻的一個發射器。這樣一種攻擊必須要動員所有這三地域聯合軍可以運用的空中力量，和海上上的全部實力。這些前線分散數千里。但這對於重轟炸機，恰是一種便利，而仍是一種阻礙。聯合進攻的目標是很顯明的。那便是佔領拉波爾和特魯克的敵人重要根據地，把日本人趕出新幾內亞，並且克復荷屬東印度

和菲律賓。在這樣一件重大事業，爭取空中霸權是首之圖，而現在空軍權是正在獲取中。

從另一地區，也得到一些幫助。那便是緬甸和中國。那里克萊格·B。比索爾少將指揮下的美國飛行員，在轟炸和戰鬥方面的成就也和新幾內亞方面同樣之大。敵人高射炮火防禦之薄弱，被擊之無效，和我們飛機所帶給敵人的重大損害，紀錄也是相同的。同盟空軍的努力是對於地面部隊發射攻擊把日本人趕出亞洲一部分土地並且重開滇緬路的一個直接障礙。這樣一來，陸上根據地便可以供給逐漸增強的美國軍隊使用，以便把空戰一直帶到日本去。官方說，這條道路正在開闢著。好讓美國四百架轟炸機得以盡其最大的力量。

我在白天轟炸了德國

(上文緊接第一二五頁)

，那機身自己又平穩飛來了。

當我們快到海岸的時候，敵機就不追了。我們就加入了一隊更多的布倫漢之中去。我們看到有一架巨型的德國運輸機在我們頭頂。那駕駛員分明不知道我們就在他下面。我們一齊朝上，每人送了它幾彈。我們最後看到它向一堆樹背後丟落下去了。我敢打賭那德國佬始終不曉得誰打了他。在荷蘭的海岸之外，我們又闖上

了一隊梅式敵機，和那飛來迎接我們的暴風式的友機。我們的戰鬥機像是幹得甚為得手，因為只有一架敵機衝出來攻擊我們。他第一陣彈火把我們的一個同伴打下去了，可是我們跟到就把他也打下去了，兩架飛機相距不到幾碼的距離，一齊跌落在水中。

在經過北海的時候，我們又趕上了大雨。這大雨就譬如做了我們的帳幕，我們藉此把零落的隊伍重新整頓好了。等一到家，有不少人在等候我。他們也許看見我們出發，便猜到不起了。

一切了。實實在在在地，並沒有什麼了



血軍

血軍

一月的江南，已經是和暖的初春了，雖然桃李花們還羞答答的躲在角質層下，洋槐和梧桐的枯枝，還是伸展在悵悵的天空中，但是紅梅和臘梅花却爭先顯露出她們那驕慢的面龐，大概是理被人永遠詛咒的冬風吧！使她們的兩腮都顯得緋紅了，櫻桃樹也好像不願示弱，枝頭上已經着青翠。

從漢北或關外帶來一股強烈的火藥爆發後的惡臭氣味，同時，她又把運河江畔的戰雲，順着太陽旗的砲艦帶到黃浦江邊。

轉低低的吻過太湖的湖面，或掃過錢塘江口的浪尖向南方飛馳過去，或在高突的煙囪間穿行，拖走了一縷縷黑色的尾巴，將廟拜堂的鐘聲傳到更遠的地方。

「晴，晴，晴，晴！」

街上裹走着幾個人，清道夫拖着空車，轆轤的過去，一輛人力車橫在街邊的電線桿下，報販在大聲的吶喊着：

「買報！買東南日報，看馬占山將軍東洋人略新聞……」
街道上，漸漸的生動起來。

一縷雪白的圍巾中間的朱紅雙扇門，忽然打開了，一條甬道穿過開滿了梅花的庭院而直達一層三層的樓房下。一個約莫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在門房裏推出來一輛綠褐色的三輪卡，他把牠停在門前的人行道上，擦拭坐墊，把手上的灰塵，旋又在門內提出一隻白鐵箱來向油箱裏灌滿了汽油。

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中年人，頭上戴着一頂大綠小頂草黃色的空軍軍帽，金絲眼鏡在陽光中閃爍着晶瑩的反光，他把點燃的一枝香煙夾在唇邊，腳下兩隻手夾束緊着青色的外衣，向着門口走來。

「振陽，喂——」在第二層樓上，靠右面第二架大窗口的玫瑰色的窗簾分開處，出現了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婦，她正這樣天聲的呼喚着，右手撫在窗台上，左手攬着自己身上的繡着黃色的披肩。

「怎麼，曼秋！」軍官馬上回轉頭向着窗口，同時在

唇邊取下香煙，噴出一口煙霧。

『你就把你隊上的那隻飛機模型給少羽吧！他學校裏要開展覽會，要照樣作一架去展覽，這孩子怪喜歡飛機！』

『那麼我下午帶回來給他好麼！』他回頭想走，看了看手錶，是差一刻到七點了，於是他又回轉頭來問着：『他怎麼還不上學校去呢？』

『就是吵着我飛飛機模型呀！』

『叫他快來，我用車子送他到學校裏去。』

『去吧！爸爸在等你，快去！』少羽的身影躲進窻去，留下尖細的聲音。

約莫十歲左右的孩子由樓上下來了，穿着一件很細身的黃馬褲呢的軍軍裝，右肩上負着裝書的皮包，一面自己結着領巾一面回振盪走來，兩道兩旁的冬青樹，正高出他那小小而精實的胸膛。

『報紙來了嗎？阿金！』

『已經來了，隊長。』

『給我——』

他草率的看着大學的標題，一面又把香煙的煙頭，投進門角的痰盂裏。

一會，隊長把報紙交回那叫阿金的青年，把大衣的領子提高起來扣緊，在手袋裏取出一對黃皮手套來戴上；孩子活潑的已經跳進了軍裝，天真的向着對面人行道上陪着她媽媽一塊兒站着的女孩喊着：

『朱珠，我上學去了，朱媽，你好嗎？』

『好的，小寶貝……』

隊長踏開了摩托向着街心駛去，轍後噴出煙子和灰塵，他們消失在天津樓高聳的十字街口轉角處。

隊長一個人將三輪卡駛進了機場，看看鐘已經是七點過二十分了。

平闊的飛行場上，保留有淺淺的隔年草頭，場邊停着九架銀灰色的雙翼機；平時是停在棚廠內或是把機頭向着場邊的，而現在却正對着機場的中心，好像是一個短跑健將在『預備』起跑時的姿勢一樣。

當東方的海濱才發現魚肚白的天邊時，這些銀灰色的戰馬們已經喂飽飼料和磨利了爪牙了。

這時，戰士在談論戰局。

『浪人擋死阿拉哈察！』勿爾阿伊哪和平解！』

『唔，現在我哪應該同伊哪在，措伊哪的精當尤！是勿是？』

『是的！』

『照最近略局勢看來，伊哪一定來掃上海，是勿？據看過小羽略報紙沒？』

『阿哪看過啦！十九路軍在關北設防，日本兵艦源源而來，略形勢壞透啦！』

(待續)

紀念鄭少愚同學

羅英德

——少愚殉國週年祭

去年四月二十二日的晚上，夜已
經很深了，我還在宿舍裏整理課業。

錢隊長忽然跑來，帶着不安的聲調，
說：「科長剛才來電話，稱少愚在印度
殉國。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幾乎使我
昏倒，我過身頓時感到一陣冰冷。
刻，我的思緒極度紊亂，我試想能問
詳細情形，但說不出話。呆呆地望着

滿是淒涼意味的燈光，疑心自己在做
夢。當夜，我整夜未曾安眠。

第二天，我滿懷「誤傳」的希望
，去首腦部探聽，不幸，消息却鏗一
般實在，駐印負責者來的電訊，載述
少愚失事殉職的經過。可憐的一點癡
想，都被深沉的哀痛所淹沒。現在，
我已沒有辦法不相信，這位十年來甘

苦相共的知友，是已經安息在印度×
×堤郊外的墳墓中了。

六年來，同伴好友大半已成國殤
，留在我們心目中的傷痛，總是因時
間的流駛，一天天淡漠，但我們對已
死者的憶念，却始終那麼新鮮。少愚
殉國已經一年了，一年來，每當風雨
之夜，我總喜歡獨自靜處，檢出少愚
的書信，和同攝的照片，細細對看，
輕輕撫摩，讓我那一葉感情的小舟，
從寒冷的哀念的湖畔，泛往溫暖的回
憶的彼岸。



王琦刻

十年前的事了，瀋陽烽火，燒燬
了我們國家完整的版圖；却也燃沸了
我們民族優秀兒女的血液。我們以悲
憤激昂的情緒，堅定沉毅的意志，決
然拋棄了饕餮，踏進了作為空軍策源
地的寬橋。當時，在一個初春將暖的
季節，同時幸運地住入杭州笕橋高橋
營房的是七十四個來自二十六個行省
的青年。就在那時，我和少愚舉了初
次見面的手，就在那時，我和少愚開
始了我們同學間不平常的友誼。

在寬橋兩年的求學期間，少愚始
終表露着他卓越的抱負。他勤奮
，持身嚴謹。他是師長器重的學生，

同學敬愛的文件。航校畢業之後，少恩留在學校擔任教職，我則去部隊工作了一年多。二十五年三月裏，我奉調回到航校兼任教官，於是又和少恩在一起。

那時候，在母校，少恩，樂以琴，楊季豪，林應天和我五個單身漢同住在那村三號官佐住宅內；差不多每天要來我們「寫字屋」的，是住在附近對面學校空軍第九隊的沈崇誨，周竹君，張錫祐和第七隊的劉宗武。同學中有家眷的，因受「有家之累」，來往比較稀疏，因而形勢更覺孤獨的團結力。記得每當微風細雨時節，我們圍讀着「迦太基陣亡史」和「春秋芬蘭記」，讀得興發了，便與真起舞，慷慨高歌。讀得疲倦了，劉錫和與我便多方挑逗少恩，鼓勵他允許從冰箱裏拿出水菓——倘是我們公推的伙食總管——於是話匣子打開，滔滔不絕。談話的題材，可以從漢尼拔的戰術戰術，古納美的出亡，論到戈林勳章，巴爾波之鬍子，繼之，上下古今，全是我們的資料，高興時哄堂大笑，悲憤處也可痛哭失聲。那時，我們有夢想，有憤慨，有痛苦，而最豐富的則是熾熱的友情。

那個時期——僅僅是那個時期——少恩是比較沉默而嚴肅的一人。每月發餉後，他總是留下十元郵票錢，其餘的都寄給窮朋友。平日不常外出，老是默默地工作——尤其愛寫信，寫起來總是十來頁——別人在談笑，他和季豪總是不作聲，他的嘴是存在他心上的。但是他的情感却非常充溢，當着新月初升，我們同在西湖夜泛，他總是溫和而細聲地囑咐船子，把船划到湖心靜寂處，對我傾訴着他的懷抱，爲了滿雪民族百年的恥辱，挽救祖國的危亡，他毅然離別安適的家園，拋棄了父兄的眷愛，從遙遠的華西來到寬橋學習衛國的技術。他準備忍受一切人世間的辛酸和艱苦，將憑身上的一雙鐵翼，去訪遍那不開花的原野，飛遍那無人跡的荒漠，以應敬的心胸，飽滿的熱血，去寫那將要到來的大時代中民族史詩之一頁。

兩廣事件發生，我隨部隊開赴廣州。於是四個月溫暖的友情所滋育的滿意生活，都祇能活躍在回憶裏。我時常想念他們，因此崇誨，竹君，少恩與我之間，交流着很密的書信。信中，少恩曾和我相戒，三十歲前，莫談戀愛，事業無一點基礎，決不成家。

他也會和我相約，如果一旦戰事發生，設法要求同在一起比翼作戰。當七七年變前五個月，他有一封信來，說，「果其富貴，已至華北，看來戰事即將爆發，我們有用武之地了，我已向校方請求調赴部隊。」就在那時，少恩離開母校。

廣溝事變爆發時，少恩在志航大隊。他是同伴們所公認的熟練的飛行員，兇猛的戰士，準確的槍手，並且是一位爲部下所敬愛的智勇並茂的分隊長。「八一四」志航大隊在高大隊長下領導首創紀錄的戰鬥中，他是建功者中的一員。

隨京滬戰事之發展，我們同學紛紛從各處匯集在首都。少恩，樂以琴，呂基淳，劉宗武和我同住。總理陵園圖書館。日夜都是一同緊張着工作。九月四日清晨，他匆匆忙忙將我們准備，說，「周竹君剛自廣德來，說及崇誨殉國的詳細情況，他是帶着『S』號和炸彈一同衝到敵人軍艦上去的。」他剛說完這幾句話，指揮部已來電話，催促他即刻赴機場準備。這天早上，他原是奉命飛羅店前線飛行偵察任務的。他匆匆踏上門口的汽車。臨走，他揮下兩點淚珠，說，「



們應該高興，畢竟是中了。我今天就替他復仇，他始終是我們中最幸運而最成功的一個：你們下午到花鳥山轟炸時，不要忘記帶一束鮮花去丟在白龍港。」

晚上，我和樂致琴從香園晚餐回來，見呂某淳獨個兒跪在地下給少愚檢行李，還沒有開口，我們彼此間就明白了一切，相對着說不出話來。我們三個人誠懇地慢步下了樓梯，穿過屋後山坡上的松林，走去坐在中山路底下的階石上，以長時間的靜默，哀念我們求仁得仁的戰友之早已預計到的遭遇，某淳說少愚由羅店上空苦戰以至岷山，為敵架敵機所環攻。照理，兩三個敵人不是少愚的對手，然而究竟數量上相去太遠了，所以這次吃了虧。那時，他自己也為敵機困迫着，待他起來救困時，少愚的飛機已中彈在空中燒着，以往，少愚曾受傷而沒有死，這回，被某淳刺斷，怕不會再回來了。我們跪在階石上，面對着革命者的那幽遠冷——陰園——以期學者的虔誠，默禱着我們戰友的安全，同時，並許劃着明天的報復。

戰事的激烈，情勢的紊亂，勤務的繁忙，我們一連四天，得不到少愚

的消息，直到第五天早晨，才從指揮部得到了蘇州前線×軍部來的電訊，說是：「該日有我機一架，在岷山東方上空為敵機四架所包圍，纏鬥多時，我機突在空中着火焚燒，墜於火線內。我前線士兵飲機上戰士英勇奮前救之出險，人已重傷，現已送來蘇州重傷醫院治療。自傷者身上所攜名片獲悉，該勇士為中央航空學校第×期畢業，空軍中尉鄭少愚。」於是，我們心頭如釋重負，舒服了不少。過了不久，少愚從蘇州被送至蕪湖，磯山醫院，這個時候，我的工作很忙，竟

我不出機會去看他一次，後來呂某淳，劉宗武相繼受傷，也住到蕪湖醫院裏，並來信說起少愚雖受了重傷，精神依舊壯健，從未一變他，堅毅的氣質，陰險的醫生替他取出腿上的彈頭，未曾用麻藥，棉頭上雖然冒出汗珠，但無一點痛苦的表情。因為他精神旺，耐性好，所以復健的進步非常快。在信上，他們還寫了一句笑話，說唯一的憾事，是原本願為副團的美少愚，現在却成了電影中的科學怪人。因此，寫得他怕看鏡子。

二十七年十二月，國軍西移，他們也一齊從蕪湖到了漢口。此時我正在

於安徽境內中戰事，駐留在南昌。廿七年正月下旬的某一天，忽然接到少愚來信，說：「一輪就是四個月。醫院住膩了，新機已到，大好機會，不能隨便失去，所以並沒有等到傷勢完全痊癒，我和某淳宗武又一同回鄂志願大隊了。昨天大家商量那處說，熱烈望着你也隨約馬上來，看我們共生死向榮辱的決心，相信我們一定能獲勝好仗。」可惜那時職務上不容許我如此。待至二月下旬我到了漢口，少愚已於「二一八」戰後中殉國，少愚的飛機也在那天劇戰後打壞了，人又受了輕傷。

我調到飛航大隊後，和少愚同在一處，一同工作，一同休息，一同遊玩。工作很忙，生活很緊張，精神也就非常愉快。我們參加了保衛武漢領空諸役，以及徐州，蘭封，廣昌，馬當，九江等前線的作戰。八個月中，我們飛過中原，往往自天夜晚就在生死線的線上奮鬥和掙扎。我們的友誼，比以往更見得深厚而融洽。

二十七年十一月後，我們奉命調駐西北，兩月之間，在甘肅新張開往返了七八次。每當我們飛出皋蘭，越過三千公尺的烏喇嶺，沿着騰格爾里沙

漠的邊緣，出武威，再轉航着天山南路前進的時候，我們總以感動的心情去觀賞這一片雄偉而壯麗的河山。那時我們高飛在六千公尺，上面是一碧無雲的廣闊天空，下面則踏着連綿一線的萬里長城；左首起伏着祁連山脈的重巒，嶂，一個個山巔滿積着冰雪，峨嵋銀峯，閃爍出萬丈光輝，照耀得我們飛機的座艙像水銀一般晶亮，使我們無法凝望青海西畔羣山的雄姿。在右邊，視線越過龍首山頂，鋪張着阿拉善廣大草地，平原一片，無邊無涯，僅有疏落的蒙古色幽靜地散佈在野裏。合黎山和祁連山籠罩着水草的山谷中，一隊隊羊羣活潑地在遊戲，而沿着長城的大道上，則是駱駝的行列一肅穆地在旅行。每次到這個地方，我們總旋繞盤旋，不肯即刻離去。這些氣魄雄偉的壯景，給少恩極大的啓示，每當下機以後，他總與高萊烈，向我描述大自然留在他的心海裏的影子，並且總是讚嘆地說：「只有我們飛行的人最能領悟祖國山河的美麗，也應該是我們最能奮力去愛護她。」的確，在西北駐留的時期中，少恩有了極大的進步，無論在他胸襟，學識，以及人生態度的修養上，比以往都更圓滿而完全。最顯著的是他於任事格外奮發，格外努力。

二十六年春，我們離開西北，回到四川來，在陪都駐防。空軍這兵種本來應該是最科學的，講究武器的質，兵力的量。然而我們祇能以陳舊而有限的器材，處於絕對劣勢之下，去對付質量遠為優秀的兵力，其任務之艱難與困苦，遠非局外人所能想像與揣測。假使沒有民族傳統的優厚素賦，以及戰士們必死的信念必勝的決心，實在難以想像可有廿八廿九兩年保衛陪都和桂南出擊各役所得的戰果。這段時期內，少恩先後以志航大隊副大隊長和大隊長的身份，肩起了率領履行這些任務的大部責任。他那種公明勇毅，英敏勤勞，每戰必先，有功不居的精神和作風，使他的同伴，他的部下，沒有一個不對他於親切的友誼上，再加上誠摯的敬仰和愛戴。

二十九年二月間，桂南會戰，少恩負了第四次大的榮傷。他回到成都和我在一處休養，短短的兩個月，他時刻惦念着他的職務，他的戰友，等到傷勢稍愈便又急急忙忙回部隊去。隨後，在保衛陪都的各役空戰中，他和他的同伴，又創造了空軍抗戰史上若干光榮的篇頁。就在那時，空軍蒙受了領額未曾有過的讚譽，同胞熱烈的欽敬。

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璧山空戰，是那一年終結最劇烈而悲壯的一役。那個時候，我們一無補充的武器，經過多次戰事的消耗，其殘舊的程度，

實在已經不堪勉勵。但我們仍抱必死的決心，去支撐這個絕劣的局勢。就在這一役，少恩受了第五次傷。

歷年過度的辛勞，五次受傷體健上的腐損，以及學測上深造之要求，他離開了部隊，考入作爲本軍最高學府的一家學校。在校一年中，他下了很大的苦功，於兵學上打了個好基礎。他以最優的成績畢業之後，便準備利用這學術上的造詣，和他六年來作戰的經驗，對國家作更多更大的貢獻。於是他第三次又回到志航大隊去，計劃着接收盟國性能較優的飛機之款，將以斬新的姿態，創造更輝煌的戰績。誰料在滇緬邊地緊急聲中，他竟在印度殉職了！

一個軍人，爲國家盡忠，以至於死，這是最正當的結局。少恩的死，他自己和作爲他同袍和友的我們是難以無憾的。但我們實在痛惜，在我們抗戰建軍的艱苦歷程中，突然失掉這樣健全的一個人物。同時我們也感慨，從五次創傷累累出擊的他，不死於戰，而死於航程中的偶爾不幸事件。

少恩曾經說過，在空戰中，敵人決打不死他。是的，少恩是永生的。祇要我們國家能光榮地存在於世上，那麼我們民族壯健的弟兄，將曾水這，永遠地記憶着他。

我們在失敗的時候總愛找出許多錯誤而這些錯誤却不愛開在自己的賬本上

體格檢查二三事

陳樹德

X同學對我說：「事先我在醫院裏很詳細的檢查了一遍身體，醫生說都很正常。但是那個航空醫官硬說我不合格，不讓我『飛』過去！」X同學臉漲得紅紅的，說話時的那股惡狠狠的樣子，似乎非要找醫官打一架方甘心。

當時我看看X同學那副結實的身子，和那如同絞緊的繩子似的一塊塊的肌肉，我確實無理由來解釋他這次體格的失敗原因，何況他又是我校中風頭最健的運動員呢？「癆病鬼（我的混名），我都刮下來，你倒考取了？噯！真是天曉得！」X同學又不服氣的發牢騷了。

我素來知道X同學這種怪脾氣——運動員的派頭，三句話不對就捲袖子，講打。同時這次體格的失敗，對於他確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為他在這次投考中，是說人家認為身體最刮刮的一個，他並且在醫院裏再三的檢查，都證明身體各部健全，保險考得取。

「X君，你別動氣，也別怨天尤人。這次我的成功，你的失敗，絕不是無因之果，一定有道理，回頭我到醫官那裏去請教一下，再來告訴你。」在X君盛怒之下，我只好這樣心平氣和的向他說。

當天我到那位航空醫官的住處，問他何以像我這樣瘦

個子倒考取，而X君竟失敗？

他的答覆是：「飛行所要求的體格是健全，不是肌肉發達像個牛似的，因為操縱飛機並非全靠體力的事情，而是要依賴神經感覺與肌肉動作的協調，就是說一個良好的飛行員，他的肌肉一定是很舒適，很鬆弛，這樣飛行動作方不致粗魯，感覺方能靈敏。據經驗所得，一個體質比較瘦小的人的飛行成績，往往比極其強健的成績好。當我檢查X君的體格時，就發覺他的動作過分緊張，碰到他的肌肉，就覺得硬硬的像塊石頭，所以一再告訴他不要做作，任其自然，可是不幸得很，他這笨重的身體沒法鬆弛。同時X君太傲慢，火氣也大！我若取了他，將來不受技術淘汰，也要受品行淘汰，所以他雖有那樣結實的身體，我們也只好割愛。」

回來我就把這些話轉告X同學，他頗不以為然，總說那醫官是有意和他搗蛋。

「你的確有點麻木，感覺也遲鈍。記得上次賽足球的時候，我盤着球向前進攻，你衝過來把我撞倒了。事後我問你為什麼撞我，你說根本就沒有覺得，你還以為我自己跌倒的呢，你說這是不是麻木？人家說『擲三鐵』的不適

合飛行，而你就是這三樣錦標的保持者。在你的心目中，飛將軍的姿體一定是大塊頭，並且要有點楚霸王那股勁勁才合適。這觀念是不正確的，你看戰績最好的志航大隊，他們的身體並不是像你所想像的都似「金剛」一樣；相反的，倒出乎意外的平凡，他們就以這平凡的身體幹下了不平凡的紀錄。同時你太粗魯，沒有禮貌。談話的時候，簡直是吵架，睜大眼睛，好像要吃人！你說警官不和氣，那副老氣橫秋的樣子使你感到厭煩。又君，你要知道你不是一個拘拘在身的入啊，你為什麼要求人家好言好語的問你呢？你是應考者，人家是考驗者。應考者又有什麼權力要求人家態度和語呢？你又說警官對你印象不好，好多地方有意和你找麻煩，你應該自問一下，你為什麼不彬彬有禮，給人家一個良好的印象呢？你那粗野的態度，使人家對你生了戒心——怕你將來不能守紀律和教官鬧架而遭淘汰。你別輕視，這件事對你這次的失敗，實在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啊！

X同學顯然是被我說服了，他垂着頭一聲不響的跌入沉思裏。

的確我們在遭遇失敗的時候，總愛找出許多錯誤，而這些錯誤又是從來不問在自己的賬下。X君就是這類人中的一個。

古人說「反求諸己」，就是要在我們失敗的時候，自己來個反省，看看究竟是為了什麼？

又有一位同學，當警官檢查他「意識緊張度」的時候

，拿起那位同學的手臂來擺動；而那位同學竟自作聰明的把手臂用力鼓起肌肉，他的意思是——你看我肌肉發達不發達？——就為了這麼一點小誤會，這位同學就未得跨入空軍這個門檻。

也許有人替這位失敗的同學鳴不平，所持的理由是：投考者不知道警官檢查「意識緊張度」來擺動他的手是什麼作用，因此發生了這個誤會，假使警官能夠很清楚的向這位同學解釋一番，也許這種錯誤不致發生。這種說法，有它的理由，我也承認。不過我要問一下：在數千人投考這種場合，而體格檢查的項目又那麼多，警官如果要把每個向每個人講解一遍，這是可能的嗎？同時這就是普通常識，你為什麼不知道呢？縱不知道，在警官擺動你手的時候，你該問一下，這是什麼作用呀？你不懂，又不問，是有什麼理由去責備警官的不是呢？

還有一位W君從很遠的地方來應考，因為是初進都市，當晚就被友人邀去看了一場電影，夜間又因為住的是一個新環境，緣故，所以失了眠；次日體格檢查拉平行桿，就遭淘汰，這是多麼不值得的事啊！

由上面幾件事實中，我們知道許多人因為忽略了幾件微小的事情，而造成了極大的錯誤，而這些錯誤又都是可以避免的。

對警官說話要有禮貌，遇有不瞭解的時候要詢問，體格檢查之前要有充分的睡眠，這是多麼簡單的事情啊！我們為什麼讓這些簡單的事情來粉碎自己的希望呢？

我在白天轟炸了德國

柳陞祺譯

(去年八月十二日英國皇家空軍在白晝炸奈波賽克大電廠，是該軍白晝轟擊德國最驚心動魄的戰役之一。該廠是供給魯爾區域好多大城市與大工業的電力廠。參加此役的一共有五十四架布倫漢式轟炸機，四十二架安察返防。作者本人便是參與此役的一人，但按照皇家空軍的向例，不發表真姓名。)

我們早知道有件大事要發生了，因為我們一連幾天沒有出動，而那些頭腦們却大開其會。我們幾乎都猜到他們是白晝去轟炸德國內地的什麼目標。猜是猜對了，可比我們預料中的差使還要困難。

星期二早晨我們集合了聽取命令。大隊長告訴我們，我們的任務是要粉碎那在敵區一百五十哩之內的奈波賽克的電力廠。我們得低飛，我們的炸彈的火藥線是配好時間的。所謂低飛便是指離地面十九以至二十英尺的

飛行，至於那延緩性的火藥線，剛使你有時間在炸彈爆發之前離開地面。在緊密的集合飛行之中，你很有可能正面地受到你前面一架飛機的彈火，同時他們警告我們不要在地圖上設計路線，因為假如我們中有一架在荷蘭被擊落的話，那在我們到達目標之前這整場戲都垮得垮了。

我們在零點十五分起飛，三架一小組，六小組成一大組，我是領導着第二編隊的二十四架飛機。這天早晨陽光美好，毫無雲霧。當飛過海岸的時候，我們碰到了那預備護送我們的飛向荷蘭去的暴風式驅逐機。

我們低飛得幾乎碰到白色的浪頭。在我們聯絡的電話機裏引起了許多「死話」。「你把翼翅浸了水了，」我的瞭望員老是這麼叫着，還有一個飛行員賭着咒說他的推進器打中了一條魚。我還記得等我們回來之後，有一個傢伙在他機器裏真的帶回了兩隻海鷗來。

在安脫威潑之北，我們飛進了荷蘭海岸，就這飛點點的前進，一路地閃避着樹幹和電線杆。一個傢伙碰上了一條重磅電線，掃落在地面上了。可是除了碰着東西這個危險之外，低飛倒并不壞。你能免去了高射炮和戰鬥機的危險，因為戰鬥機如果俯衝來攻擊你，是勢非撞到地面上去不可的。它們只能從後面兩邊來，可見那時你就能用你的小塔炮轟過它們。當然，地面上可以用機關槍射擊，可是在每小時二百五十九哩的速度之下，那機關槍手也很難於瞄準你了。

在我們經過的時候，田野裏的老百姓揮動着他們的農具與帽子。在一個村鎮的曠場裏，我們看到了四個警察站在一起，莊嚴地向我們敬禮。有一羣站在壕塹上的小孩子一面跳着，一面揮動着手。我們並不十分清楚究竟什麼時候進入了德國邊境，但不久我們看見人四處逃竄着隱蔽起來了。空

中滿是我們的布倫漢機。一次，有一隊正從我們頭頂飛過，到近阿甸的另個電力廠去，離我們只差了幾呎路。我們擠得如此緊在一堆以致有幾個人正受到前頭飛機的空氣的滑流很不好受，所以我叫他們把隊伍散開一點。

我們找路時並無困難。我們經過了哥魯尼教堂的尖頂。這是一個標記，因為我們知道那電力廠就在離城過去八英里。不久我們看到目標了：綿延有一哩光景。正像我們照相上的一般無二，有兩堆煙囪，相距大致一百五十碼，我們的差使就是要從那當中穿過，把炸彈拋在那總廠上。

直到這時為止，我們尚未遇到一架敵機。我們顯然來得頗出他們意料，因為我們的威靈頓機在這一帶盤桓了一個整夜，我猜他們決沒料到會這麼緊接上又來一個空襲的。

我正在掉換方向打算穿過去的時候，聽到後面的槍手叫出，「左首有戰鬥機！」兩架梅式一〇九型正從一邊向我們衝下來。

我告訴大家閃避，就是說忽上忽下，忽快忽慢。我能看到彈片在我旁

邊一架飛機的翼翅上撕脫一片一片的東西去。高射炮彈四處都在爆炸。我能看到一個鎗位在吐火，心裏正打不定主意怎麼對付它的時候，忽然我們裏面的一個傢伙放射着前面的三架機關槍對準了它過去了。它居然把它弄得不開腔了。

我看到第一編隊的領隊向目標衝下去了，低到剛從那兩堆煙囪之間穿過。我明白我們得升高一點，不然就正遠遠他放的炸彈的火方圍裏去！所以我就用信號叫我們的隊高飛到八百碼。在我們飛越目標的時候，我看到被前面飛機拋下的炸彈引起的在那些廠房之間的紅色的火光。我們也把我們的炸彈正好投在我們心目中的地方。一陣陣的濃煙捲起來了，火也起來了。

現在空中滿是高射炮彈了。我們都覺得碎片打着機身時候的震動。我後面的槍手被一片彈片在頭上打個正着，但幸而他戴着鐵帽，那上面便留下一個紀念品似的凹陷。當我俯衝出那高射炮區域的時候，我看到我小租裏的第二號起火落下去了。第三號也不知那裏去了。

我的隊員們正在忙着攝影的營中，忽然叫出有更多的梅式敵機在追過來。這時，我們正在一個極大的沙坑或石礦岩之上，我便率領着全隊，一便是保留下來的全部——向那裏面飛了進去。我們一定鑽到了地面三十呎之下罷，——也許飛機所飛過的最低的低飛了，但到底那些德國老被我們瞞過了，當我們再飛起的時候，已把他們摔脫了。

我想把隊伍湊緊一些好集中我們的火力，終究我湊攏了六架。正在這時候，又是一架梅式飛機從背後來攻擊我們了。我後面的槍手無法將槍瞄準它，因為他勢非打掉我們自己的機尾不可。我向一邊略轉個身，得到了個較好的角度，那時候我的槍手開槍了。別的飛機也在開槍。我們看到敵機跌下去了，在地面上翻着筋斗。

這一場戰鬥使我們飛得很低，突然地我的隊員大叫了起來，我趕緊轉彎，剛好避過了一個教堂的尖頂。當我轉彎的時候，我的左翼帶住了一株樹頂，我滿以為要在那鄉村的空地上栽下來了，却不料正在要緊關頭

(下文移往第一一四頁)

荒鷲死在他基地的上空

——正月陣中記事

我們連着兩天出動到前線，一概用的都是舉世素知的

「沙魚頭」——美國最新式的驅逐機。這種機子，本來在前年就有一批被我們接收的，但結果是如斯退丁紐斯前幾天在美國國會報告租借法案執行經過時所講述的：盟國互惠援助，……中國政府以美志願隊所使用之馳名「F-4」型驅逐機交與美空軍使用，是批飛機原為華方以現款購自美國者，此亦為互惠租借辦法……但是，可憐我們吧，拿沙魚咬日本人的第一口讓志願隊佔了去。第二下又該美國陸軍航空第二十三驅逐隊了。請想想，到今日我們才盼到真的飛着沙魚的時候，該是怎樣的高興啊。

當我們第一天圍着長陽，沙市，荊州，荊門，常陽掃射投彈了一圈的時候，上峯已經計算着日本是在作着什麼善後；當然，照理他們是應該來反攻我們的前進基地××的，但是據各方最近的情報來判斷，他們却決不會找出這麼一批飛機來應付。——那麼就一點也不動的不表示任何態度麼？不會的。想想日本軍人的好偽的習慣吧，他們不會讓部下咒咒而一點不還嘴的。我們打了他，他不敢來找，自己陣地上却一定還得裝裝門面給他的陸軍看看。

於是，我們以第×大隊的沙魚××架的主力由前進場起飛；基地有雄厚的×式××架和第×大隊的×式××架，決不怕敵人來偷營的。沙魚羣則派高又新單人獨馬為尖兵巡哨於本隊的××公里之前。


你或許要說：「殺雞焉用牛刀，值得這麼慎重將事。」但是慎則穩，過密則確實，這是對付小日本奸詐狡猾的

至上格言。

當小高單槍獨騎在天上巡行着時，他始終是與本隊以及地面互通着消息的。冬季的三峽曲折在眼底，更隱隱於蒼霧之中，倒是好看。只是爬高在×千公尺的高空中，一點也覺不出它偉大了。過了奉節，過了巫山，馬上便又是另外一個省份。當柳歸正踏過足下時，前面隱約的已是宜昌地界啦！高在聽着他們的詢問，報告是「無誤狀」。看看地圖，看看座前密列的儀表和電鍵，看看那四支大槍的電動搬手，心裏在希冀今天能用用它才好。說着嗎？宜昌是敵人自吹的前進基地嗎？昨天掃了他們一陣有沒什麼反響嗎？哦！兩架！場子西北的上空前後兩架敵機。當然，一看就是「零式」。前後相距大約××公尺，大約是裝給部隊看的在作着巡邏飛行吧？高在那個空了念：給我的高度差，我比他高了××公尺；他們兩架前後的距離，××公尺；場子上，前後左右上下，看了看，却再沒有半架飛機影子了。有點意外的高興，一推頭，從左後上才開始接敵，拉起來，修正了一點點航線，悄悄然把沙魚的嘴指向了後一架零式，這時却差不多正航入場子上空了。照準表裏收緊了它，準心修正到它航線前××公尺，這一總不過是三幾秒鐘的事。只輕輕一按機槍的開關，機子微震，轟轟的一陣水藥和子彈，這聲簡單，一團看不見的牙齒便咬住了零式整個的機身，使它在還沒有意識到是什麼事發生了以前，已經像一個拖着尾巴的松鼠墜了下去。

前面一架大約是看見地面射擊的槍火才發現這玩意兒吧，一溜烟的跑了。

——開了日本一個小小的玩笑，僅僅才用了×百發的大槍子彈，一次的攻擊，就請荒鷲死在他自己的基地正上空了。哈哈。



英國空軍血戰史

六續

英·G·魏伯作
胡伯琴譯

第一次戰事發生於清晨，其後不久，參加作戰的英國飛行員之一魏伯述了這一役的經過。

「我在飛行巡邏中間看見上面有梅式機，」他報告說：「因此我上昇去射擊它們一下。我右邊的飛行員大叫：『後面有米式！』（英國驅逐機上裝有無線電話，故僚機間彼此招呼極便——譯者）我想他是對領隊機叫喊的，把我錯認爲一架敵機了。」

我回答他，叫道：「是我！」但那架飛機的確是一架梅式。領隊機與第三號機作了急劇的閃避動作，我仍繼續上昇，同時並留心四望。

「我的後面有飛機，但我不能確定它是誰。我決心等到他飛近攏來，一看果真是一架梅式。他開始射擊，我馬上作陡峭的盤旋下降，他向下跟着我射擊。」

「當我從盤旋中改平出來的時候，我看見另一架梅式飛過，十分相近，好像就懸在我的座艙上面越過去似的。但不知爲了何種理由，他不會開槍，反而作了一個向左的失速轉彎，接着垂直俯衝下去，讓我留在他的後面。我距他的距離足夠不到射擊，因此我下降了三四千呎。他開始改平而以大約四十五度的角度上昇。」

「我在他上昇的期間捉住機會，向他開火，在四離子

彈打出之後，他就吐出煙來。我想我已經幹掉這個德國飛行員了。無論如何，德機已燃着火，更不見有閃避的動作。他祇作一個半滾，接着就陷入螺旋中去了。」

「我在他下降中間打完了我所有的子彈——於是發現了另一架梅式。」

「唯一辦法祇有虛張聲勢，我雖然一顆子彈也沒有，却轉過機頭，作出挑戰的樣子。」

「但是這個德國人已對戰鬥失去了興味，馬上掉頭向家飛去，唯恐不及。或許他是作得很對！」

祇過了幾個鐘頭，英國驅逐機與德國驅逐機又在距地二萬呎的空中開仗，轉彎着，俯衝着，纏鬥不已。

三架英國驅逐機於高空巡邏的時候，瞥見遠處有幾個黑斑點，就改穩了航線，上去攻擊。當他們滿飛前進時，黑斑點逐漸變大，數目也顯得更多。英國飛行員們發見自己身直對着九架梅式一一〇型的一隊飛進。

顯然德國人是差不多同時瞥見英國飛機的，因爲他們的機關槍立刻就開了火。在不曾命中的第一陣迅速射擊之後，他們就向上衝去，企圖飛佔跨在英國飛機尾巴上的位置。但是英國驅逐機却以最大速度猝然轉彎，因而避開

了他們，雖則一位飛行軍士因為轉彎太快而暫時地失去知覺。

高度還在二萬呎以上，英德飛行員們瘋狂地扯拉他們的飛機，角逐於空中，有的急劇閃避來自尾後的彈流，有的企圖調度自己的飛機，使能夠在敵機的尾巴上。

但是英國飛行員之一抓到了目標了。梅式一一〇型之一翻過身去而進入一個陡峭的俯衝。美國飛行員跟在他的後面追撲了一萬呎之遠，將機關槍彈一陣陣打進去。當第二架英國飛機飛過來助戰的時候，梅式就開始冒出煙來了。最後，這架德國飛機進入雲層裏面消失，背後留下了一道濃煙。

這期間，那位因轉彎過猛而致失去知覺的軍士飛行員，已經醒了過來。他發見自己的飛機在不規地下墜，像一片落葉似的。

他着手去操縱飛機的時候，轉頭向後面看了一看——這是驅逐機飛行員的一種本能動作。他這一動作作得真幸運。兩架梅式一一〇型正開了發動機在他的尾巴上面俯衝下來。在幾分鐘的猛烈動作以後，這位軍士終於搶到位置，把自己的機關槍對德國飛機之一開火。他發出一陣陣短促的彈流，打到德國飛機裏面去，直至後者終於失速方止。德國飛機的機頭下沉，盤旋向下墜落。第二架梅式是幹掉了。

這次戰爭不是一種造成「飛行英雄」的戰爭；一則因為現代空戰須有多量的合作；一則因為英國皇家空軍不很同情於製造英雄。但事實上仍不免有若干天生的個人主義者，不論他們心中如何，總是情不自禁地脫離隊形。

這種人裏面的一個是一位顯赫，身長六呎，二十一歲的紐西蘭人，凱恩中尉。他現在走路時，左腿裏有二十片破片，左手裏有一片破片，都是一架梅式飛機送的禮物。可是，他也佩帶着卓異飛行勳章。

一個灰暗的三月早晨，凱恩獨自追逐七架敵轟炸機。他在德國戰線上空巡邏中間瞥見了他們，立刻就追逐過去。當他正專注於注意轟炸機羣的時候，一架在極大高度等候這種樣子的掠物的梅式飛機，從後面向他撲下去。

凱恩直到他的暴風式機的機身為子彈所打中，方才知覺敵機的襲擊。他立刻側過飛機，作一暴烈的轉彎，脫出敵人的魔爪，並調度入一個位置，俾能對敵還擊。他的飛機為德國驅逐機打擊得頗重，刺鼻的煙與油從前面為梅式的機關砲彈所打中的地方流入坐艙。

但凱恩雖則視界受了障礙，仍舊設法利用暴風的優越的靈敏性，取得了他所要佔的位置，飛到德國人的後方。一到飛至適當距離，他就撤按電鈕，使他的八挺機關槍一齊發射。

彼此追逐的戰鬥進行於二萬四千呎左右的高度，這是從來所不曾有過的最高空的戰鬥。梅式終於為暴風所打敗而受了致命傷，它被則翻滾，繼即螺旋下墜。凱恩跟着它，向下，向下，幾千呎又幾千呎，一直監視着，以防德國人詐死而突然改平出來。暴風以每小時五百哩三百五十哩，四百哩的速度俯衝，以保持自己的獵物於射程之內。它的翼子的覆蓋物原已為德國人的子彈所打傷，這時竟有些從翼條翼肋上脫裂。

凱恩直到眼見德國飛機墜落地面，方始改為平飛，搖搖擺擺地飛回英國戰線。

寄給有志飛行青年的信

歌天

第十八封 翻筋斗

朋友：

不知不覺我們寫到第十八封信了。前邊約十幾封，不知道你對它的興趣如何？這一封也許是你所高興愛看的，大概一般人也許喜歡聽一聽。

在往常，一般人一提起着飛機表演，第一總是說着飛機翻筋斗，因此飛機一表演，差不多就是翻筋斗了，其實却不然，要說飛行表演，那花頭却多啦。翻筋斗，僅是其中的一門，而且這是飛行中最容易的一個。

提起翻筋斗，要對「老百姓」還真唬一氣，對於飛行人員，那是很稀鬆的一套，現在你是想學飛行了，好，我們來談一談究竟是怎麼翻的。

現在你飛着飛機是在二千五百英尺以上的空中飛行着，把飛機平飛，看看前後左右有沒有別的飛機，縱有，看看妨礙你不。一切都是合乎你的條件的，你左手加油門好了，油門加到一千八百多轉，推一點駕駛杆，機頭往下衝一段，轉數到了一千九百以

上，速度達到九十哩以外，你就可以開始作了。右手的駕駛杆往後拉，飛機的機頭就往上拾起來，機頭往上昇時，你仍然繼續往後拉。同時你還要用腕法維持機頭的左右偏。當機頭快到仰上九十度時，你要把駕駛杆較快的一下拉完，這時候你的眼睛所看見的，除了飛機，就全是茫茫的天空了，而你也就到了頭朝下的地步。飛機還是在繼續的翻轉着，這簡直像舊小說上的話：「說時遲，那時快。」轉眼間，你就從天空上看見天地線和地平面了。一看見天地線後，你就開始收油門，一直關完，飛機就往下翻轉，成了一個反拋物線，待到機頭與天地線平切時，你可以把駕駛杆鬆向前方，把飛機恢復到平飛的狀態，這就是一個筋斗翻完了。

你真到了你要實際去做的時候，也許你還有點胆怯，能當與這樣子就可以了嗎？好的，現在我再給你一點幫助。你只要會了基本的飛行技術，這一課目一定可以做將來，所可注意的地方，那就是你一切動作中，與以往的動作完全一樣，只有在飛機仰過九十度以後，機翼如果有了偏差，你要改正，就轉順着機翼偏差的那同一方向去改正了。因為平常飛機都是正着飛的，這時候呢，飛機頭倒着飛的，你想想看？就明白了吧？

翻筋斗，多半是逆風去作，真是順風去作，那也沒有那裏不可以，只是不如逆風作着好。

翻筋斗的好不好，第一，你可以找個目標，翻過來不擊目標，那就是你沒有翻好；其次，筋斗翻完以後，要是比你在未翻之前掉了很多的高度，也不算好筋斗。

這一課目，就算簡單的談完了。

你要連續翻呢，不收油門，就是再會。

有志投攷空軍青年如有疑難

請就近向左列各地洽詢：

成都 寬巷子十四號

重慶 陝西路三元廟

昆明 大西門外鳳翥街二二一號

衡陽 北門外倉後街十一號

曲江 東堤二十二號

天水 空軍站

南鄭 空軍總站

芷江 東正街二二號怡廬

桂林 交通路九號

贛縣 空軍總站

建甌 空軍總站

大眾航空

五卷四期

要目

兒童節特輯

加強兒童航空教育……………大凡

兒童意識的發展與航空……………陳蘅

空幼一日……………周祖佑

鷹之子……………莎亞

露營……………陳樹德

雛鷹的生活……………崔鴻義

馬爾教授的神祕光線……………捷夫

談現時的英國海軍航空隊……………歐陽闕

航空常識問答……………陶魯書

模型飛行比賽之今昔觀……………基太

本刊經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核准登記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西川郵政管理局)

